

明清八大家文選

歸震川

方望溪

劉海峯

姚姬傳

梅伯言

曾滌生

張濂亭

吳攄甫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所 版
有 權

版 出 月 四 年 四 廿

點 標 式 新

選 文 家 大 八 清 明

冊 二 裝 洋

元 二 洋 大 價 定

彭公案
濟公案
趙公案

洋裝四冊 定價三元六角
洋裝四冊 定價三元二角
半裝四冊 定價四元七角

登記號

梅伯言文鈔目次

晁錯論

黔記序

恥躬堂文集序

舒伯魯集序

閒園詩序

陳拜鄉詩序

書莊子後

書復社人姓氏後

書守濟記後

葉耳山道稿書後

答朱丹木書

贈余小坡之任雅州序

總兵劉公清癯傳

架勢勤公傳

艾力來家傳

禮部侍郎陳公墓誌銘

陰晉異函序

桑岐甫先生集序

十經齋文集序

阮小咸詩集序

帝鑑圖詩序

書後漢書後

淮南子書後

書方植之書林揚解後

石瑤臣傳書後

管異之文集書後

答吳子序書

送張梧岡序

王剛節公家傳

劉忠義傳

鮑母謝孺人家傳

誥授朝議大夫貴州遵義府知府胡公墓誌銘

戶部郎中湯君墓誌銘

侯子有先生墓誌銘

朝議大夫台灣府知府蓋君墓誌銘

贈按察司照磨吳府君墓表

男八十墓碣

朱孺人墓誌銘

倪孺人墓誌銘

盍山餘霞閣記

金山寺藏鼎記

吳淞口驗功記

書李林孫事

書楊氏婢

謁墓記

國子監學正劉君墓表

王惠川墓誌銘

項府君墓誌銘

館陶縣知縣張君墓表

鄒孺人墓表

崔恭人墓誌銘

遊小盤谷記

江亭消夏記

歐氏又一村讀書圖記

從吾軒從征記事

書棚民事

家譜約書

梅伯言文鈔

晁錯論

晁錯以術數授景帝，景帝悅之，用其計，削七國。七國反，景帝乃誅錯。君子曰：術不可不慎哉！以盜之術授人，而保其不我盜。且曰：是必不疑我爲盜，雖至愚者不出此。錯之智，曾是不愚人若也。衰哉！若范蠡以計然之術教句踐，滅吳曰：「越王爲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扁舟逃於五湖。始皇用尉繚之計，亡六國。尉繚曰：「秦王居約，易爲人下，得志亦輕食人，遂逃去。」方其說之行也，若石之投水，若丸之走阪。其君不惜出肝肺相結，如左右手，而二子獨汲汲不可終日，豈好爲過計哉？彼知非雄猜深阻之人，不能行吾術而不忤，其能行吾術者，必不容他人之有其術。故先有棄富貴之志，而成功名，彼晁錯之智，乃不知此。今以受特知蒙貴幸無比者，一人之言，衣朝衣，斬東市，目不得反顧，足不得旋踵，雖商鞅韓非之行法，未至是也。而景帝能之，錯教之也。錯之術盜術也，而特所授者之不我盜哉？或曰：帝之削七國也，志甚壯，反書聞，乃遑遽自誅其大臣。且吳王白首舉事，不因一錯而解兵，豈帝而不知此？曰：帝詔諸將以深入多殺爲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赦。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帝之志苟得亡吳，不憚以國爲功，豈冀幸於兵之一解而息事哉？然則其誅錯者，何？曰：兵之微權也。夫亂臣賊子之首事，必以名劫其衆。故王敦以周顗戴淵，蘇峻以庾亮，李懷光以盧杞，而七國則以晁錯。晉不去周顗戴淵庾亮，而王敦蘇峻之禍成。漢與唐去盧杞晁錯，而懷光七國之勢挫。雖勝敗之數，不全出於此。然彼所恃以爲名者，吾舉而空之，亦所以怒我而息寇也。鄧公見景帝言誅錯，是爲七國報仇也。帝曰：然，吾亦悔之。嗚呼！帝特以錯爲餌，敵具耳，何悔之可生？或曰：審如是，則七國不反，錯固可免於禍乎？曰：不然。臨江王適長太子也，栗姬廢而臨江

王死於吏，亞夫功臣也。七國平，而亞夫死於吏，錯之親不及臨江王，而勳舊又非亞夫比也。然則始所以用錯者，何曰削七國者，帝之素志也。而不欲居其名，故假錯以爲之用，帝固不足怪也。世之擇術者，亦擇其可以授人者而自處哉。

陰晉異函序

昔李吉甫敘元和郡縣志，謂敘邱墓，徵鬼神，非地志之要。而太史公書獨好言鬼神，以爲雍州積高神明之隴，自秦文公祠白帝，夸禎符後世，至傳秦穆公上天。始皇時華陰神，且以璧遺鑄池君。而漢武帝求神仙方子，言神祠者彌衆。及唐都關中，華陰祠爲四方冠，蓋游宦出入之所瞻謁。於是自秦漢來，恢奇俶詭之事，學士大夫益震耀其說，曼衍其詞，光景動人民，而雜出於小說傳記者，不可勝數也。乾隆時，華陰李小泉先生自溧水令罷歸，專以文史自娛。既修華陽縣志，成乃取仙佛神怪之事，可喜可愕者，別爲一書，曰陰晉異函。蓋不悉載之志乘者，固本李吉甫「實事求是」之意。而旁採博取，必萃而不遺，亦太史公著書多好奇之意與。顧太史公以意有所鬱結，不得據，故著書詞稱微妙難識。封禪書言宛若陳寶事，靈貺昭應，屑如有聞，而使人自得其誣罔之意，於言意之表。今先生書皆網羅聞舊，不自爲作。而時亦附見己意。若莊若俳，以寄其慷慨悁調，不合乎流俗之意。蓋其雄於文，廉於史，而不得遂於宦者，後之人亦可概見其素抱焉。則是書也，謂爲先生所自作可也。

黔記序

嘉慶十六年，山陽李芝齡先生，以中允爲貴州學政。時巡撫某公，以黔中地非甚隘，而糧數乃不敵一二縣於江蘇。多隱匿，將請丈全省田。先生聞之駭甚，而無說以折之也。而某公自以不加賦而田增多，賦倍出爲國計久遠。

愈自得，銳甚。時時籌經費，調屬吏，議設官局，事行有日矣。先生初至黔時，以文獻隱失，府縣志多缺不修，乃檄各學校官，訪卿士大夫藏圖書金石歌謠，涉黔事者，最上學政爲黔記一書，而遂得御史包承祚丈田奏。蓋乾隆初，貴州學政鄒一桂請丈田爲包公駁之事，遂寢。先生示某公曰：「丈田事學臣嘗奏之，議被駁，今必援前議解其駁，奏乃得伸。」不然，部議必駁公如曩時，且以覆前議不奏詰公，即公無辭。某公驚曰：「吾不意害乃如是，非包公黔人，固無由知勿復言丈田事。」後完顏公麟慶署巡撫，以包公事已遠，文書失恐後萌芽於先生官戶部侍郎時，故列上其事，而部援前議詳覆之，事定不行。蓋方檄學官時，惟欲網羅放失舊聞而已，而遂得包公奏以回某公意，安黔民。不然，黔中固多山，少平地，民或以虛占不毛之土，而實奪其可耕之田。又以胥吏可上下之手，而丈高下不可準之地，使賄成於胥吏，官財耗而官田不增，其害小。苟民田奪而官田遂增，惟剝其膚髓爲國家經常之規，萬世之憂，可一朝而伏也。而黔之民得至今宴然無憂，非先生之功哉！此一事於是書足千古矣。若夫鉅細兼備，碑益雅俗，有華陽志風土記之道意，覽者宜自得之而有取焉。

桑弢甫先生集序

桑弢甫先生，以孝義奇偉之性，發爲詩文，高奇清曠，有自得之趣。非如同時諸人，掇拾南宋後之偏詞剩義，爲奇博者比也。先祖石居公嘗樂誦之。又有五岳集，則桑官後放浪山水之所作也。其孫雲柯先生來江甯，曾亮從之游，嘗出是以贈。及道光元年，又見其曾孫樸堂來，而雲柯先生卒十餘年矣。家燬於火，凡自有之物皆盡，詩板亦燬焉，相與慨然久之。詢其與弢甫先生同時人，其後或絕無嗣，或託賤工，姓名不足以自達。嗟夫，盛必有衰，理之常也。然卿相科第，多能世其家，而文人之有後者何少也。豈天之所輕重損益，固與人殊歟？抑富貴而陵夷者，人以多而忽之，而聞人之子孫不幸爲世所指名耶？則爲之子孫者，蓋其難哉！今樸堂以貧故，方奔走於四方，而攀

攀於先人之典籍，曰：吾少息，必復刊而行之。屬曾亮爲之序，樸堂誠篤君子也。吾知其言之必可復也。若是者，可以爲聞人之子孫而知其難者已。

恥躬堂文集序

昔閱魏叔子文集，有易堂九子，彭躬菴先生其一也。未得見其書，知爲勝國遺老而已。咸豐元年，曾亮主講梅花書院，其七世孫雲堦都轉過揚，以文集贈，並詩十六卷，屬爲序。乃稍得其生平，蓋先生少席豐厚，性豪邁，盡散金帛以交恢奇偉異之士。至築屋數十楹以居，過客周旋於黃公道、周史公、法楊公、廷麟數君子之間，欲有所自見於世，而迄不得行其意。遂築室於甯都金精之峯，與三魏相依，務欲韜匿聲采，無所聞問於世。而又不得安其居，爲土寇所擾，展轉遷徙，及海宇安，稍可休息，則困於饑寒道路之奔走。其文采行誼，又爲當途士大夫所引重，卒不得安於所謂金精峯者。夫先生生於明季，固一諸生也，當搜訪勝國遺老之口，而超然以布衣終，其節固已高矣。而今讀其詩，抑塞拂鬱，若有所負，咎於世。蓋志義之士，其崎嶇犯難，百折而不悔者，非以爲人也，求自全其心而已。苟其心之無憾也，雖人言而不恤，惟其心之不如是而遂已也。則雖求之名節而無可疵，質之天下後世，亦無能求備於是。而耿耿不自釋者，終不以後行之所成，自恕其始意之所獨至。此其志義所以尤不可及。與先生之詩，兀傲有似山谷者，激烈之氣則近放翁。然嘗自言吾文不欲學古人，則詩又豈規規於古人哉？特其邁俗慷慨之氣，有與古人同者，固宜詩之有時而合也。然是猶不足以盡先生，惟知其有高世名而耿耿不自釋於心，可以知先生之詩矣。

十經齋文集序

西雍先生自廣平守述職來京，得讀其卜經齋文集，視十年前所著者，又增其半。其稽經述學，去非求是，與錢詹事及其師段茂堂大令書相首尾。而義有獨得，不爲曲傳。出入於九流百家，旁暢曲證，務扶持其說於不可易。雖起老師宿儒而難之，莫能勝也。其學有專門，而不爲苟同也。如此，然其他作於談歡述別之情，比物卽事之旨，其氣疏，其音雅，其情詞蕭瑟而嗟峨，於齊梁下之作者，意不屑也。人以先生邃於經而工於文，異乎樸學之士，不知學問之道，固有足乎此而通乎彼者，而先生未嘗爲異也。漢世能治經者，莫如賈生、董仲舒、劉向、揚雄，而其文皆非後世能言者所可及。故班固傳漢書也，無文苑獨有儒林而已。至范蔚宗後漢書始歧而二之，而史之例遂沿而不可改，不亦惑哉。然此非獨爲史皆失也，卽世之文士亦羣囿乎其說而不能自拔。若以文章之道本不可通於治經者，此則學術之弊，倍本失源，而吾所謂足乎此而通於彼者，古學者未始不如是，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吾讀蔚宗書，有感於文章質文升降之變，故因先生文書以發其端。

舒伯魯集序

伯魯始以年家子見余於京師，呈詩文爲贊。余告之曰：所爲詩文皆出之太易。凡詩閱一二字可意得其全句者，非佳詩也。文氣貴直，而其體貴屈，不直則無以達其機，不屈則無以達其情。爲文詩者，主乎達而已矣。時聞言默，然若深有動於中者，及復應順天賦，與弟仲和館余家，其詩文則大變矣。且執弟子禮甚恭，錄余詩文一通以去。後余主講梅花書院，復來揚州，錄續所爲詩文以去。未幾，以部郎供職京師，卒矣。年未至三十也。悲夫！伯魯之才，高志亦與之相副。以爲古人無不可到者，卽其所成就者論之，謂已造古人窺絕之境乎？未能也。然就其所已至者，以決其他日所必能至，非古人窺絕之境，固無以位之。從余學文者，無錫張端甫、好震川之文，而以憂傷其生，年甫過三十亦卒，其境使然也。伯魯之境，方爲人士所豔羨，而不以自足。其詩文亦多悲傷潦倒，若無以自聊者。

豈氣機所至，有不能自主者耶？曾滌生侍郎語余曰：伯魯奇才也，然好作悲語，不稱其年，恐非福，宜有以戒之。余慨然，幸其言之不驗，今竟驗矣，可惜也夫。

阮小咸詩集序

江甯郡城，其西北包十餘山，林壑深邃，而秦淮清溪之水，縈帶其下。其迹雖或存或沒，而清淑之氣，猶足以沾溉人物，故士生其里，多跌宕自標異，或真樸無文飾，有六朝人餘習。其衣冠言動，與南城人風氣固殊也。以余相知者，嚴君小秋、汪君鄴樓、車君秋舲、陸君香筠、汪君平甫、方君慎之及小咸所居相去，不過一二里，而諸君皆多文酒之會。時相與攜榼訪勝，極乎山徂水涯，歡吟醉呼，窮日夜披林逐莽，星月而歸，以爲常。小咸雖與諸君倡和，相得而終歲授徒於文酒之樂，不多與也。及余自京師歸，北城諸君凋逝殆盡，慎之亦久客不能歸，獨君年已七十，尙授徒如故。余因自歎年未甚耄老，而自里居後，山城孤寺，往往多獨游，少與偕者。見少年游從，意氣之盛，追念昔時同輩，邈焉難求，而寂寞自守，得幾乎老壽如君者，爲可幸也。乃未幾而君亦旋卒，君之子肇星以詩藁屬序，余讀之，清婉恬適，如君其人，不以其不得志於有司也，而有怨詞，有矜氣，真德人之音也。昔與君及鄴樓香筠同肄業於尊經書院，夜歸，市戶皆靜閉，獨吾三四人履聲滿街，讀君詩，忽忽不覺爲數十年事也。咸豐二年九月

閒園詩序

自督撫至州縣，其尊卑闊絕，下不能徑達其情於上，上不能明示其意於下。惟郡守之職，當其樞，可以通懷應微，抒鬱導情，至首郡則尤重於他郡。而蘇之首郡，獄訟徵發期會，非止本郡所自具，凡轄於江蘇兩布政使者，其獄

皆上按察使於蘇，而委重於首府。其民物之浩穰，國家引漕歲數百萬，蘇松得三之二。富商大賈巧匠蠻夷之市舶，周流委輸，以一郡穀綰其口。冠蓋櫛居，不可以武競。奉使過客之廚饌，車馬舟楫，餉餉浮浮，日夜行不休。濱海之居，菱葦魚蛤之利，土沃地荒，饒勇奪爭，屢讞不成。其屬縣所自具者，繁劇又甲於天下，而悉歸其成於守。故蘇郡之劇，爲天下最。非有鄭僑之才，冉子之藝，未有不張皇補苴，志煩而慮亂者也。江夏陳芝楣先生，以待從近臣，莅政於此。適當海運之役，及吳淞口，徒陽河，濬功之時，百政具興，委勞於身，而先生從容夷猶，治絲不棼，邦無曠功吏，無留牘。踵韋白之遺風，修郡治之舊貫，忘其身之勞而職之劇也。名其園曰閒園。先生之言曰：治煩者必置心於萬事之外，乃可以盡萬務之情。此吾園之所以名也。諒哉言乎！足以爲治本矣。於是與鉅儒鴻生游斯園者，樂而觴之，詩紀其事，與游者咸和之。其記之者，上元梅曾亮也。

帝鑑圖詩序

四張太岳相神宗，進帝鑑圖。古帝王可法者八十一事，爲戒者三十六事；其圖以四字爲目，而列說於後。其說皆明白簡易，使童孺可曉，蓋所以待其君者，自處固甚重矣。同年蔡季瞻次其目，爲試帖，得百一十七首。陸立夫好而刊之，屬爲序。曾亮因讀之，而有感於蘇氏子由之言也。曰：信乎權臣不可有，而重臣不可無。而爲人君者，往往能容權臣，而不能容重臣，爲可歎也。自霍光諸葛武侯，慕容恪後，如李文饒、張太岳，皆幾乎可以爲重臣，而太岳之在明，尤可謂總己以聽者矣。然一則禍發於身前，一則勢敗於身後，論者遂與怙權竊位者同類而共笑之。嗟夫，緣百尺之竿而不息，雖甚愚者，知其終一跌而靡也。况智士哉！然而計卒出於此者，何也？夫負高世之材者，不憚糜爛其身，而必一出其胸中之奇，甯負跋扈之名，而不使有所牽制者之敗吾事久矣。夫人情之日非也，成大功立大名者，未有不害於庸衆者也。豈惟庸衆而已，當其事已獨行，即君子亦疑其心，而羣思有以快其後，則其

禍不旋踵，固無足怪者。夫功成名遂而身退者，古固有之，此尋常之顯榮者則可矣。若操震主之權，必逆策夫權盡之身，無所容而不悔者則爲之不然，則甯忍而捨之，沒世而不出。吾觀太岳與時人書，亦自知所踞之危且難矣。及已至是，進亦敗，退亦敗耳。彼其先固有所不能忍者也。則當其得爲之時，又豈復爲後悔者計哉？安化陶文毅公於太岳蓋深太息之，而爲之刊定其遺集。吾以是知其不隨俗爲毀譽也。則季瞻亦文毅之志也夫。至於所作之工，季瞻之詩，非可以試帖盡也，故亦不復贅也。

陳拜鄉詩序

歸安 孫秋士，震澤 張淵甫，會稽 陳拜鄉，皆交遊中能詩人也。秋士以名公子而絕意科舉，淵甫善說經，志欲得一校官以就其業。故所作或間冷孤逸，或清醴淡古，獨拜鄉自年少時，卽以高才爲賢諸侯上客，書奏旁午，下筆如刺蜚繡。時或劇飲談調，酣嬉以自適其樂。故其詩清曠邁俗，而殺縛事實，詞與事稱。非博覽精擇，一資爲詩者不能也。君殆有真樂於是，而其他特寓焉者乎？吾嘗客幕中，與主人燕飲，簫管四合，萬籟屏聲，錦繡豐潤，膩肌醉骨。當是時，客如垣牆，僕如流川，千指萬目，各有所趣，念吾一身，駸駸樽俎塊然如一槁木枝委曠野耳。鳥觀所謂高臺深池，華鏡明燭者哉！以吾之慨於是，知君之亦有慨於是也。其樂也，殆所以忘憂者乎？會稽多佳山水，六朝人不樂仕者，往往入之。君倦遊久，亦將歸矣。然詩莫盛於唐，而工詩者多幕府時作。陸務觀歸老鑑湖，其詩亦不如成都 南鄭中爲極盛。鳥歸巢者無聲，葉落糞本者不鳴，其勢然也。今夫水之歸壑也，其未至則澎湃洶湧，雷奔雲涌，及至於壑則已矣，而觀者遂掉臂而去之。故水而使人驚而樂之，非水之適也，而觀者必樂乎是天將昌君之時，則其歸又果可必乎。

書後漢書後

古茲民爲亂者多矣。毒官吏，迫饑寒，挺刃而卒起。及名捕嚴急，則求黨與，索隨和以自救，皆事勢之常態。要未有所激發，處心積慮，立教以惑民者也。其有是者，蓋起於東漢之末，而大盛於魏晉之間。嗚呼，教之名，民所不易受於長上者也。而匹夫能得之於鄉里，非民之所能爲也，勢也。今夫民之生也，耕而食，織而衣，貿然相往來，不知有士大夫聲名文物之樂。又非如富厚有力者，有鳴鑼連騎，采色視聽之娛。若此者，枯槁寂滅之士，或能堪之，而民固不能樂乎此也。聖人憂之，於是有一「飲射」之典，有一「難蜡」之禮，有一「月吉讀法」之令，奔走之馳驟之，而不憚其勞拙。其意以爲吾法之可知者，在乎角材能，習教訓，而消息乎時氣。而法之不可知者，在使民回易耳目，震盪血氣，陽遂其鼓舞之情，巧陰輯其動而思騁之意。其教如是而已。當漢之盛時，凡鄉射大儺，都肆鄉會，皆太守與縣令親之，猶古法也。法之廢，其車漢之衰乎？嗟乎，此黃巾米賊之禍所以起，而不可禁也。夫民所樂趨之事，而不爲利導之，草野之間，必有因民之欲，竊吾意以售其姦者。其始特出於私立名字，斂財帛，賽會徵逐而已。而其後，遂爲有國者之憂。至於爲有國者之憂，蓋非獨從而和者不樂也，而亦豈倡之者之始願哉？然而勢必至乎此者，何也？吾爲之說以導之，吾聚之，吾能散之，故其權在上。民自爲聚者，非法之所許也。民知意不出於上，而忍法及己也。鰓鰓然有與上相持之心，其勢遂聚而不可復散。故曰：非民之所能爲也，勢也。昔子貢觀於蜡，以爲「一國之人皆若狂」，夫至於一國若狂，雖後世聚衆之盛，無過於此，而聖王行之。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夫文武所不能者，而後人能之，必其民皆標枝野鹿，如上古之不相往來者而後可也。而豈有是理哉？嗟乎，權出於上，而黨錮清流之禍成；權出於民，而左道亂政之禍烈。然則以王者之權，而謂教化不易興者，則妄矣。

書莊子後

嗚呼，莊子之意隱矣。夫不知泰山之爲大，烏乎以秋毫齊之？不知彭祖之爲壽，烏乎以殤子齊之？齊之者，言乎其

不齊也。不齊而必且齊之，其心固無如其不齊何也。吾觀周之立說，多以王公大人爲之質，而折之以匹夫。其廣己遺大，與王斗顏闕之徒無以異，特詞不同耳。戴晉人之說魏侯，瑩是已。必推遠之至於無垠，而反視魏在若存若亡之間，則其視魏也不已重乎。蓋周之爲人，於富貴利達之見，固未能忘於心，而儀秦妾婦之道，又所不爲。故汪洋自恣，務爲伸彼屈此之言，以自適其意，亦重可悲矣。莊子者，文之工者也。以莊子爲言道術，非知莊子者也。而世之言莊子者，必以道歸之。曰莊子者，浮屠法之所祖也。又曰孔孟之徒也。凡宋人之所以爲說，悉舉而曲傳之莊子。曰如是則理精。夫書自六經以外，其理之純，而無疵者寡矣。冒天下之不韙，而必快其意之所安，立言者固時有是。若行不至周孔，文不至六經，而以中庸自居，是選奕不自樹立者之所爲，非所謂雄俊之君子也。不然則言之純，義之精，未有如今所謂制義者矣。而豈得謂立言乎哉。莊周也，屈原也，司馬遷也，皆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皆怨悵之書也。然而莊子之怨悵也隱矣。

淮南子書後

淮南子剽竊曼衍，與安所爲文不類。然自呂氏春秋外，存古書者莫多是書，非東漢人爲之決也。惟天文訓所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四分歷，章帝始行之。其二十四氣，亦與東漢更定者同，豈亦有後人附益者與。孔子曰「信而好古」，豈不以非信之難，能辨其爲古者難歟。昔柳子厚謂例子書質直，少爲作，莊子多本之。夫列子剽莊子者耳，其書非莊子及諸子書所有者，文氣皆甚卑，不類周秦時文，而以爲莊子之所從出，疏矣。樸學之士，好是古而非今，不能通知文字升降之源，不根者攬其詞，昧沒其終始，子厚固非二者之可倫比。其言鵬冠子剽竊誼賦入其書，信當矣，而顧失之於列子何哉。

書復社人姓氏後

右復社人姓氏一卷，朱氏森尊得之，而藏於曹氏寅者。首順天，次應天，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河南，山東，山西，四川，至少者廣西，一人居其末，凡二千二百五十五人。其人其地，或遼遠不相及，其名而可知者，又不能十之一。嗚呼，隘已。夫君子相遊處，講說道藝，名高則黨衆，黨衆則品淆。蓋必有人爲吾取怨於天下，而激吾以不能庇同類之恥。故有爭，爭則所以求勝之術，或無異乎小人。而所營救者，又不必皆君子，而君子遂爲世之詬病。傳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豈不諒哉。當黨禍方急時，婁東張氏走急卒京師，致書要人，起復周延儒，事乃解。夫延儒卽不相，固無救於明之亡，而張氏之所以傾時相者，有異乎其禍黨人者耶。余觀幾社源流一書，言明季甚夥，然頗疑過其實。范蔚宗傳黨錮也亦然。夫漢與明皆受禍於宦豎，而東林與黨錮偏受其名。文人矜夸，能震動奔走天下，多浮語虛詞，而有國者或欲出全力以勝之，其計左矣。然以一時之習尙，使後世謂士氣不可伸，而名賢亦爲之受垢。馴至清議不立，廉恥道消，庸懦無恥之徒，附正論以自便，則黨人者，亦不能無後世之責也夫。

書方植之書林揚鱗後

方子之爲此書，其說旣盛美矣。曾亮請引伸其說曰：唐之前，人品之邪正，政事之是非，較然分明。未有一人之身，乍賢乍佞者也。唐以後，朋黨相傾軌，明以後，師生相救援，各有私說，傳之裨官，而愛憎勝名實淆矣。其人大都身居貴游，號習掌故，草野之士，無由辨其僞真，而究之爲此書者，皆「黨同伐異」，不學無術之人也。唐之牛李，宋之紹述，明之數大案，讀史者於正人君子，俱不能無遺憾焉。雖完人實難，亦邪說亂真，有中於人心之先入者矣。宋人謂子弟讀世說，則驕蹇易生。夫世說之失，不近人情而已。唐人重科第，一時學士著書，多以先輩行卷，師生衣鉢爲美談。一第之得失，有死生以之者，豈必其情事之實然，亦冒得者之自爲夸毗而已。然庸鄙之說，遂錮溺於人心。以至於北夢瑣言，文昌雜錄，唐摭言等書，其人皆當戎馬倥傯，國祚顛沛之時，而沾沾於人士之一第，豈

非廉恥道息，而爲無學識之尤者哉。爲史者或取而錄之，其是非之倒置宜矣。

書守濬記後

嘉慶十八年，林林不鳳森爲濬縣令，以守城功，賞同知銜。此書鳳森所自記也。是役也，滑縣令強克捷，以九月五日，前捕得李文成，以七日其孥被戕於馮克善，而滑縣失。初八日圍濬，十七日河北邑鎮將以官兵至，解賊圍。十月，大兵復滑城，而賊首林清於九月十五日謀變京師，先伏誅。曾亮曰：天道神明，豈不信哉。國家之厚得天助也，有由然矣。古大亂之成，常出始事者所不及料。迫饑寒而亂，其亂必成。非是則謀雖密，黨雖衆，往往以期會乖，輒而洩。不必有良將重兵，堅城深池而敗。天之心以爲上無所以致之，而樂禍者罪在下也，不得與迫饑寒爲亂者比。是以長國家者恤民爲心有萬年之基。

石瑤臣傳書後

昔太史公傳循吏，自春秋盡周末，幾數百年。然爲之傳者，四五人而已，何其難也。蓋有其人而事不傳者多歟，如麴令何易子，使無人焉見於詩歌文字，亦沒沒於後世矣。居高明者易彰，而卑困者寡述，勢固然歟。或曰：循吏者心乎民而已。智名勇功，非其所屑計也。任峻、鄧艾、杜元凱之流，其興利與召信臣等，而功名之意居多焉。君子亦探其心，而不欲與以是名，則副乎循吏之名者，蓋其難哉。近今之世，吾得一人焉，曰石家紹，字瑤臣，冀城人。道光二年進士，官江西知縣，終銅鼓營同知。自大吏僚友搢紳先生士民卒隸，無不以君爲循吏也。入都時，除夕飲余齋中，論史記不絕口。問君所行事，則笑謝不自言。及卒，見其友所爲傳，皆爲民吏者所當爲。人或怠焉，爲獨力誠行之以盡其心。河西嘗大饑，錢粟未辦，而饑民集西山者已數萬。齊聲呼賑，巡撫署屋宇皆震。大吏不知所爲。

或曰急檄石令。石令至，萬衆皆迎伏跪拜。曰：願聽處置。是賑也，得緩而無變。夫啼呼搶攘之時，見一人則帖然服者，惟嬰兒於慈母則然，而君能得之數千萬洶洶饑迫之衆，且君之於民，非能解衣而徧衣之，推食而徧食之也，而若此何哉？夫殊尤卓絕之行，固倫常所宜有也。至父母於子，雖極其情而不足爲異，故雖以君之爲吏，亦特盡子民者所當爲而已。然而非父母其心者，則不能爲此。君所以得此於民者歟？嘗自記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則民賊也。父母吾不能民賊也，則吾不敢吾其爲民傭者乎？故自號曰民傭。嗟夫！父母之保抱其子者，蓋日爲傭而不自知也。是則君所以自處者矣。

葉耳山遺稿書後

葉耳山，名怡，上元諸生。余年二十餘，交管異之，聞其名，與同遊城西小盤谷諸山，飯其家，夜半而別。其所居僻遠，余時出遊，不常見。道光二年，自京師歸，訪其鄰，則耳山死矣。或出卷一書授余曰：此葉先生所遺者。問其室家，曰：先生無室家也。蓋其課徒所入，足自給而已。若畜妻子，將求人則不爲也。同時黃蛟門亦諸生，與耳山相知而行相似，皆閉戶自若，亦各自得也。余家固貧，然未若蛟門甚。每見其衣履寒敝，而形神怡然，輒以自失。與異之談甚歡，余至，或時避去，吾甚望以流俗疑我也。然心益賢其人。耳山遺書有燕石序詞，意奇詭難識。其詩之佳者，余能誦之。蛟門所遺，余無有見者矣。獨異之嘗稱其詩，二人雖皆不欲以文詞名，而憶之至今不能忘，豈非以其人哉？夫安貧固守，常行也。自士之失其常者多，遂以常者爲異。而兩人固未嘗自異也，然不謂之難焉，不可矣。嗟夫！此兩人之行，余皆得於異之。異之亡，雖有賢如兩人者，吾獨得而見之焉否耶？

管異之文集書後